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巧
四十六、月夜渡江 欣逢異士 鯨波剪寇 快述奇情

老少四人隨了那小頭目剛由前面崖坡繞路趕下，船上小頭目黑五已迎將上來，方要開口，桑老人忙即搖頭示意，立在灘上，手朝上面和兩面蘆灘一拱，笑道：「那位高明貴友、老師前輩，承蒙盛意指點，我四人感激非常，那外號江豬的是哪路朋友，怎不當面賜教，指點一二呢？」還待往下說時，先聽崖上有人笑說：「畢竟薑是老的辣，你那麼和人開玩笑，人家一聽就知用意。」

跟著便聽另一人低囑：「你這等說法算是幫人的忙麼？」

老人剛剛住口，隨又聽上面發話道：「商老頭，你決想不起我們是誰。既然知我用意，遇事留心，憑你多少年的經歷，那還不是一望即知。姜飛以後少要開口，留神你師父打你的嘴。幸而昨夜主人的確言行如一，如其遇見口是心非、專說好聽話的歹人豈不是糟。」

「娃兒家剛一出門，也不想那事情多麼緊要兇險，這樣冒失，虧你師父還在背後誇獎，說你精明強幹，比沈鴻老練心細，真個偏心，還是席老泗看得對，並不專誇一人。此去危機四伏，你的聰明大露，還要格外小心才好！為了要你歷練，更防仇敵耳目聽去，不便多說，暫時也不能與你二人相見。」

「過江分手以前有商老同路自然無妨。後日一早到了孔家灣附近，你二人分手，雖然師傅本領和防身利器足可應付，仍要遇事留心。我說那個惡賊外號鐵臂江豬，是個中年矮胖惡賊，一望而知，便這一路上人也都畏之如虎。能就便將他除去固是絕妙，否則切不可被其看破。他在孔家灣前面黃鬆嶺山口外面開有一家黑店，只把這處衝過，前途都有守望相助的聯莊會，便不至於有什險難了！」

沈、姜二人一聽便知師門至交，但這二人都是一口川音，聽去甚生，忙即向上禮拜，桑氏祖孫也同舉手回禮，請問姓名，忽聽另一人低呼了一聲，那人便朝下面低喝：「那旁來人恐是君山那面的賊黨，我二人還要和他開個小玩笑，快些開船，我不讓他們看出你們形跡。黑、郎二人回去，除你頭領外也不要再提此事！」

下面六人忙即拜謝指教，上面已沒有聲息，知己走去。照此說法，料有賊黨窺探，忙即開船，離岸十來丈，遙望月華如水，來路崖岸上疏林曠野之間並無人影，料知來賊不是被這兩位異人制住，便被引開。想起對方語聲極低，相隔這高，字字有力，不是內家功力到了上乘境界決不能這樣清晰，彷彿每一句話都送到人的耳裡，即此一樁已是驚人。

桑、沈、姜三人全是行家固不必說，連盆子因聽祖父常時談說，也都深知不是容易。看他未兩句說得那急，另一人的語聲相隔又近，分明藝高人膽大，對面來的賊黨已快走，方始把話說完，轉身迎去。

眾人看了一陣，不見動靜，轉問黑五、郎三：「方才那人的身材相貌另一人可曾見到？」黑五答說：「那人黃昏前到此，看去其貌不揚，年紀不過三四十歲，身材矮短，滿口川音，郎三哥上去之後還在船頭大睡。我獨坐船尾，正對來路，見三哥打一手勢走開，知道桑老前輩和三位小英雄業已來到。因覺來人說話瘋瘋癲癲，目中無人，又試不出他的深淺。」

「雖然郎三哥推他跌那一交跌出兩丈以外，乍看人和拋球一般，跌跌踉踉地屁股坐在那旁石塊之上，手忙腳亂，幾乎受了重傷，蹣跚一隻腳，路都難走，等到扶他上船，忽然想起，就是郎三兄有意較勁，用足全力試他斤兩，至多跌往船下，怎會人和斷線風箏一般拋將起來，搖搖晃晃倒跌出去這遠。」

「越想越覺他是故意故作，表面弱不禁風，仔細一想，他那輕功好到極點。要換我們，休說被人推跌，便是成心照他那樣倒縱出去也辦不到，因此驚疑，不敢怠慢，惟恐郎三兄恨他說話欺人，冒失將他得罪，暗打手勢借話點醒，請他去往岸上守望，就便窺探有無同黨，一面向他賠話。」

「他先是隨口亂說，盡是風言風語，忽然臥倒，睡得甚香。自知本領有限，又拿不准他的虛實來歷，一心盼望桑老前輩趕來見個分曉。無意之中起立遙望，誰知就這轉眼之間，一不留神竟會被他走去，事前又未聽到絲毫聲息。如非後來雙方問答，今夜回去恐怕我們老大哥也必不會放心呢！有此兩位異人相助真太好了！」

沈、姜二人仔細問完內中一人的形貌，雖有幾分與真布衣相像，口音身材和那打扮卻有不同。自從拜師以來所見各位師長和異人奇士均無此人，也從未聽師長說過師門至交中有這樣年貌口音的異人，心中奇怪。

回顧桑老人正在低頭尋思，一言不發，笑問：「聽這位老前輩口氣，似與你老人家相識，口氣甚大，彷彿平輩之交，年紀偏只三四十歲，可曾想起這是哪位前輩異人嗎？」

桑老人笑答：「此事真怪，聽這兩個口氣，就非昔年那幾位老友，也必相識多年，見面不止一次，也許還有交情都說不定，偏是想他不起。如說面貌這卻不能一概而論。休說秦嶺諸俠都善易容，並善縮骨鎖身之法，連身子也可縮短數寸，多麼高明的行家都未必能夠看出。」

「至於精力強健更是驚人，凡是功夫真高的，看去均較尋常老人年輕得多，七八十歲的老者只像四十來歲的中年，毫不足奇。我有一位老友和我同年，至今相見還是三十多年前的面目，鬚髮都沒一根白的，便昨夜所說老怪物，除他故意裝老，也看不出他的真實年紀。方才那位老前輩要你二人隨時留心便由於此。」

「事已過去，不去說他，我早晚必能想起此人是誰，你們前途也許還能見面。倒是所說外號鐵臂江豬的惡賊我也算得留心。尤其在這一帶常有相識的人來往，尤大樁又是這一帶的有名人物，乃我後輩，交情頗深，就說黃鬆嶺離開官道最近，他們那大一片村莊雖極殷富，地勢卻甚偏僻，中間又隔著許多山嶺，離江較遠，為了不大平安，常有綠林中人出沒，人都避道而行，有此惡賊大盜斷無不知之理，怎麼不聽說起。」

「也許外路新來，剛在當地打出旗號也未可知。既有異人，為了此事親身守候警告，決非小可。本來我想送你二人過了黃鬆嶺再行分手，又覺這位異人還有深意，否則黃鬆嶺這條路本來不在預計之中，與我所行道路更是相左，他非但令你二人由此經過，並還指明要我祖孫和你後天早上各走一路，又有殺賊除害之言，內裡必有文章。」

「這兩位異人多半還要暗中跟來，與我一路反倒不便，尤其我沿途所訪的人關係也頗重要，我又忙著回去，想在君山賊黨不曾訪出我的住址以前全家移往荊門山中居住。因我常年往來江湖，行蹤雖極隱秘，到底那條船容易使人注目。家中只剩兩個老年婦女和幾個親戚家的老弱，許多可慮，非連夜趕回不可。」

「再說你兩弟兄的本領我已見到，加上隨身利器，真比我老頭子還要高明，有我祖孫同路不過多上一兩雙耳目，並無大用。如說缺少經歷，以你二人的機警聰明，稍微留心便可隨時應付，所以我也不再客氣，暫時只可自顧自，一到孔家灣附近便要分手，望你兩弟兄前途保重。如我料得不差，見面之期當不會久。」

「盆子經你昨夜和走前再三指教，我又記得一些，有此數月光陰，也許能下苦功學出一點道理，彼此合力，早日為民除害，豈非快事！如其有什為難，可照船上所說，去往荊門山中尋我便是！」

沈、姜二人聞言謝諾，方才受過異人警告，生了戒心，並未多說。桑老人說完只顧盤算，也不再提前事。三小弟兄一路說笑，又托桑老前輩代向童天保致謝，輕舟一葉，有這兩名好手操舟，打槳橫波，截江而渡，其速如飛，不消多時業已到達對岸。

老少四人各自背了隨身包袱，朝黑、郎二人稱謝不已，踏上滿地月光，由荒涼的山野中，覓路前進。日裡業已睡足，商定過江之後連夜上路，不尋人家投宿，乾糧水囊又都準備停當，腳底都快，盆子雖然稍差，因沈、姜二人對人謙退，不肯十分快走，也跟上，一口氣走了好幾十里，共只經過六七處村莊。

因桑老人不願被人看見，所行都是偏僻小徑，相隔頗遠，那些村莊又都結寨自保，聚居在內，雖有守夜巡邏的鄉丁，都抱著無事最好，輕易不肯樹敵的心意，明知深夜急馳決非常人，一看出是路過，樂得裝不看見，就這樣，沿途也只遇到兩處有人。

四人走得又快，雙方相隔最近的也有十來丈，遙聞呼哨之聲，側面寨牆上剛有十來人探頭，升起一盞紅燈，人已跑出老遠，對方燈也落下，並無一人追來。至於散在田野裡的土房茅舍更是東倒西歪，休說人影，連狗吠之聲都未聽到。

沈姜二人看出年景荒亂，盜賊橫行，大片田地不是荒廢無人耕種，便是忍苦掙扎，日裡成群結隊遠出種地，勞苦上一整天，太陽還未落山便呼兒喚女，全家避往所居上城石寨之中，長期受田主和為首幾家富翁的壓榨，度那漫長苦難的歲月。

正在互相慨談，心生憐憫，桑老人一算途程，笑說：「再走一段便是康家場，雖還未到前夜船上所說那些有聯莊會的所在，也算是個魚米之鄉。它雖孤立在四面都是水旱兩路賊巢的平野之中，因那主人是個退休多年的武官豪紳，上輩點過翰林，本來老的就喜結交江湖中人，這兩個小的更和綠林中人公然交往，去冬聽說並還拜在吳梟門下，常時進貢，一面卻與附近賊黨通氣，坐地分贓。

「康家子孫又多，文武兩途全都有人，方法想得更妙。左近田地均他一家所有，種田的人雖然終年勤勞，連到冬天都要代他輪班做事，或是造船造屋，不得休息，到底還能換得一同苦飯，比起那些抽乾水塘捉魚的土豪惡霸手下的種田人還算好的。

「為了收買人心，好騙這些無知可憐人多出死力，保他身家，平日嘴甜已極，一面拿那些死亡逃散的人來嚇他們，一面再立上乩壇，假托鬼神，造些謠言欺騙土人，說他弟兄天神下凡，誰要沒有忠心，對他背叛，必有天災，再用小恩小惠加以籠絡，表面決不許他手下奴奴任意欺壓，犯了他的忌恨便難活命，稍有空閒便教眾人習武，專一獎勵他們搶奪佔外人的財物土地，用心十分好巧。

「周圍雖只數十里方圓，簡直成了這裡的上皇帝。少時便要走到，地比來路肥得多，你只看那一片莊稼和種田人那麼出力，必當這裡是片樂鄉沃土，決想不到那許多種田人所受冤苦欺騙。這也是件大不平之事，不過這些半賊半紳的土豪惡霸均與吳梟通氣，人多勢盛，不將首惡除去，冒失下手，反使那些苦人更多災難。

「我已留心兩年，只知他的勢力甚大，水旱兩路盜賊俱都通氣，財產之多不可數計，可是至今還未訪出他那身後最倚靠的賊頭是誰，何以這等驕狂自恃，為所欲為。再說我已年老，賊黨人多勢眾，不遇見二位賢姪以前並無善策，只想打聽出一個真相，以便遇見機會除掉一個是一個而已。

「前面就到，天已快亮，我們走這一路無什人家，難免引起對方疑心，好在我們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如其有人盤問，由我一人上前回答，你們三人多少留點心，只在打尖之時不要露白，就是有人生疑，仗著這一帶常時走動，來去兩面均有熟人，稍微一提也過去了。」

說時東方已有明意，四人正由一小山頂上翻過，剛升到山頂，還未下去，老遠便見前途現出大片原野，陰沉沉霧影籠罩之下到處都有人影往來閃動。

姜飛從小孤苦，生長田間，由不得喜呼道：「果然這裡有好大一片莊稼，大哥，你看它長得多麼茂盛呢！」

沈鴻笑答：「二弟眼力真好，相隔這遠，天還不曾亮透，霧也未消，我看去只是一片高高低低的灰黑影子，人卻不少，你能看出種的是什東西麼？」

盆子接口道：「沈大哥，你這樣好人，會不知田裡的事麼？這一帶田野最肥，土人種得又好，什麼莊稼都種得有，是這一季該種的東西，不論糧食菜蔬俱都種全，你看那旁麥子業已成熟，快要收穫，東邊又是大片菜園果林，我們不必走近，老遠一看高低大小，就能認出種的什麼東西了。

「這該死的土豪康二、康三法子想得真好，自從上前年被他強迫許多難民開了河溝，這片田地永遠不旱不澇，他的收成從此准保一年比一年好將下去。他那年興工時正當農忙季節，他不捨得叫手下佃工誤了農時，減少他的收成，山水又大，低的地方業已淹沒許多。

「這廝假裝行善，引來許多年輕災民，每天只給兩頓苦飯，說好工完總付，還有犒賞，打發人家回鄉，結果他將做工的人零星分散，工事一完百般挑剔，暗中支使手下佃工將那大群難民打跑，一個錢也未給，還死傷了好幾個，他卻坐享現成，真個萬惡已極。」

桑老人聞言，恐被外人聽去，剛剛低聲喝止，忽然瞥見一個窮漢由來路山腳下繞山而過，土山不高，四人還未走下，那人業已背朝下面田野走入側面樹林之中。上來時不曾留意，及至快到山腳，朝陽已由地平線上露出半輪，晨霧漸消，才知天光大亮，只為天陰多霧，不曾看出。

忽然想起那人來路山腳一帶橫著一條山溪，土崖壁立，並無道路，雙方相隔這近，如由山那面轉過，上山以前憑四人的目力斷無不見之理，並且這一帶的土人均是短裝，那人穿得雖然破舊，卻是一件長衣，像個落魄文人，再一細算道路遠近，竟比自己還快。

因前面人多，雖曾囑咐三小弟兄不令急走，走的卻是下坡，怎麼也比尋常要快得多，何況老少四人腳步輕巧，比那人所走道路近去一半以上，怎會轉眼之間便被走入林內，又未見他奔跑，這等快法實是少見。

倘問三小弟兄，均說「過山以前未見有人」。再看那片樹林，雖然綠蔭繁茂，行列甚稀，地勢寬平，乃是一片桃林，人在裡面走動一望而知，竟會蹤影皆無，心方一動，人已走到山腳。

姜飛正要開口，忽聽桑老人低呼「前面有人」，跟著便見道旁兩面大樹後各有兩名手持槍刀、上人打扮、青布包頭的短衣壯漢探頭張望，姜飛便不再說，老少四人仍照預計作為路過行人，一路隨意說笑走將過去，走出兩三丈便有一名壯漢迎前詢問「哪裡來的」，一聽桑老人說得極好土音，所尋的人又是尤大椿和前途村莊中一個知名的人，同行又是兩個幼童和一少年，就不再多問。

四人且談且行，暗中留意，耳聽身後壯漢議論，似說四人包裹沉重，那兩個小伙子生得那麼白淨，一定是個有錢人，身邊必有不少紅貨。桑老人想起來時疏忽，沈、姜二人雖是一身粗布衣服，均有八九成新，人又生得英俊，皮色細白，忘了就在龍眼崖將形貌改變，問童天保討上一身舊衣，這等裝束甚是岔眼，兵器太重，雖然多半藏在腰間，走起路來腳後帶起來的灰塵，任是輕功多好，行家眼裡也要看出幾分，何況每人身上還帶有些金銀，照此形勢，前途也許有事，不可不防。心中盤算，暗囑三小弟兄提著點氣，不要隨便開口。

沈姜二人見當地真是一片沃土，道路兩旁到處種滿莊稼，大群農人正在忙於力作，自己走過多半不曾回顧，不似先見壯漢賊眉賊眼，倘問桑老人，才知這般土人在土豪管制之下每日勤勞，並奉嚴命，不奉號令不許多事，頭一層山口業已渡過，只有離莊六七里有一康前集乃是必由之路，鎮上都是土豪耳目，商人經過最是討厭，尤其帶有貴重財物的人，一個不巧被他看中，便難免於暗算，往往走著走著突然失蹤，人財兩亡，不算稀奇。

地處江邊山野之中，三面高山環繞，一面大江，當中一片盆地，相隔兩面縣城均遠，又是兩縣交界險僻之區，以前有事發生便是互相推諉，成了兩不管，何況荒亂年問，地主又是世家豪紳，惟一的土皇帝，官府對他只有奉承，就是尋到死屍，休說地方官不敢過問，便是苦主至多哭天喊地，將死人屍首平安運走，還算便宜，稍不知趣，也許還要饒上兩條人命，真個強橫食殘到了極點。

三小弟兄少年氣盛，聞言全都憤極。因那地方相隔還有十多里，偏在土豪所居西南，可以不經康家場翰林莊走過，少卻許多枝節，路卻繞遠兩三里，中間還隔著三里多長一段難走的山溝，準備到了那裡吃飽上路，將幾十里土豪盤踞之所橫斷過去，到了前途山野之中，或向上人荒村投宿，或是覓一山洞，在太陽落山以前便即安臥，半夜起身再往前進，明早趕到孔家灣雙方分手，各奔前途。

沈、姜二人知道桑老人精力健強，不畏勞苦，便說：「你老人家都不怕累，我們年輕人有什么相干？到了前途就此上路，趕到孔家灣分手，不必住這一夜吧。」

老人笑答：「你們哪裡知道我這裡頭有兩種用意。第一，前途並非全是平安所在，就到各莊聯防之地中間也有好些荒山野地，許多難料，你弟兄初次出門，日裡這一段到處有人，走得太快容易使人生疑，多生枝節。

「再說，這樣直走下去，趕到孔家灣天剛半夜，無論上路投宿均有許多不便，樂得消消停停，照著預計養好精神，日裡分手，以防萬一有事可以應付。還有昨夜那位異人所說我們分手時地許有深意，照他所說走去，或者能夠相遇都在意中，要是我天明前所想到的那兩位異人，豈非快事？」

姜飛、盆子忙問：「這兩位老前輩貴姓？」

老人笑答：「這是弟兄二位，一名簡潔，一名簡靜，非但本領之高異乎尋常，並且文武全才，機智絕倫，我已三十年不曾見面，便是以前也只他們弟兄往游海南島，在五指山中見過幾次，談得頗為投機，並還蒙他相助，連我父子和幾位弟兄老少十一人打沉一條外洋來的賊船，那船大得出奇，內裡還有許多機關。

「這些碧眼的海盜身邊多有槍炮，人數有百來個，他在沿海擄了許多漁民和山中黎人，打算載回國去做奴隸，被我父子得信，來不及召集手下弟兄，先和他兩兄弟由狂風暴雨之中坐了兩隻小快船，黑夜裡趕上前去，中間被浪打翻兩三次，追上之後他兩兄弟已由後躺飛身上去。

「盜首還不知道，正把擄去的年輕婦女衣服脫光，威逼淫樂，旁邊還殺死兩個男子示威。正在狂歡頭上，我們後面九人也跟蹤上，先將舵樓霸住，一路輕悄悄殺將過去，把那些手持兵器的水手全數殺死，槍炮奪了過來。等到盜首警覺，我們已衝將進去。

「可笑這般外洋來的海盜，倚勢欺人時那麼窮凶極惡，一旦失勢全都貪生怕死，跪在地上嚇得亂抖，簡直無一敢強。簡氏弟兄恨極這般惡賊，剛一照面便是幾口飛刀、兩口寶劍隨同兩條人影寒光一轉，便連盜首和八九個頭目一齊殺死，剩下三四十個竟會無一反抗，哭喊號叫，和待死的豬羊一樣，那醜態也說不完。

「我父子向來不打下的人，見他們那麼卑鄙可憐，心中一軟，剛說得兩句，便被他弟兄手指船上倒著我們被擄去人民的屍首，和另外兩個被他斬斷手腳、業已暈死幾次、痛得悲聲慘號的年輕婦女身受之慘，再看到另外十幾個精赤條條、一絲不掛，先受威迫姦淫，見了自己人去大家縮在一團、跪地悲哭數苦的可憐相，指給我們觀看。

「一面把死人衣服剝下拋將過去，使其遮掩身體，一面朝我父子弟兄正色指責，說對這類殘殺我們人民的血仇決難饒恕，他們都是一路貨，你把我們被害的人和他比較，到底是誰可憐，他們都和豺狼一樣，休看這樣膿包，稍微疏忽立受其害。你如不信，他們和我言語不通，不妨試他一試，只要真知悔悟，也可放他一條狗命，否則便非殺光不可。

「說完，我們後面接應的小快船已相繼趕到，人數比他還多一點，便將所有火器收去，押住艙底，將那一百多個十人一排、用鐵鏈鎖好手足、和綁豬一樣準備帶回國去做奴隸的苦難人民全數救出，把他們押到下面關起，卻不上鎖，也未虐待，並還給他衣食、鋪蓋。

「我們見那艙底真比人們所說九幽地獄還要惡毒，被擄去的人頭頸手腳均有大小鐵鏈鎖好，十人一串，內裡暗無天日，行動起坐無不痛苦到了極點。最可恨的是上層甲板打掃那麼乾淨整齊，中艙淫樂之地更是華麗已極，纖塵不染。那些少年婦女均被強迫沐浴，方始逼令赤身獻酒，隨意荒淫，自稱他們國中的人最愛乾淨。

「可是他這關奴隸的艙底非但污穢黑暗，被害的人寸步難移，大小便都聽其自然，連男帶女鎖在一起，轉側都難。有的衣服都被剝光，除卻那些被挑出來供他淫樂的年輕婦女，所受罪孽苦難簡直無法形容。

「更可恨可惡的還有一件，一面任他就在當地便溺，週身屎糞狼藉，卻又嫌他污穢，每隔兩日清艙一次，將被難人由艙底小門之中牽出，輪流解去鎖鏈，二三十人一班代他打掃，稍微一慢即遭毒打，如其發現受不了那磨折，現出病容，立時挑出，逼令跳海，算是便宜；否則還要殺以立威。

「其實這班人多半想死，頂好跳海自盡，免卻受那長期鞭打磨折，只為這班慘無人道的畜生實在萬惡，在他威脅利誘之下，先就養好幾個好民做他爪牙耳目，這班人的遇害便那幾個漢人誘去的最多，另外再由難民當中選出幾人令做頭目，一樣奴隸，卻不上鎖，給以衣食銀錢，如肯效忠於他，欺凌本國同類，便自嘉獎提升，給以財物，稍微發現他暗護自己人立遭毒手，死得更慘。

「遇到這類污穢煩難的事，照例只有兩個臭水手高高在上，拿了火器從旁監督，並不下手，連開放鎖鏈、毒打難民、強迫做那污穢之事，以及種種殘忍兇惡行為均是這些受他收買、或是迫於無奈的人代他行兇，專叫你自己人殘害自己人，他在旁邊好看。

「有時還要假仁假義怪那管理的漢奸不該十分虐待，當眾踢打幾下，再把殘湯剩菜給上一點，有些膽小怕死的人故意賣力，被他看中，立說這是好人，挑將出來放在前面艙底，雖然一樣上鎖，但不連起，可以隨意起坐，地方自較乾淨，即此已算天堂。為防奴隸跳海，上鎖以前按照地段遠近，均有一根細鐵鏈掛在一隻腳上，真叫死活兩難。

「除卻血氣真強的漢子不管是仇人是漢好，等他近身，冷不防撲上前去，撈著一個拼遭慘殺同歸於盡，或是乘其不備扭斷鐵鏈，縱往海中，才能脫離苦難，你說這有多慘！我父子自然憤極，待以其人之道，回治其人之身。

「簡二先生卻說：無須，這些豬狗不等我們回到飛魚島，便非自尋死路不可。話已出口，只不反抗，到了島上能夠隨同你們耕作，不生二心，便可活命，如何說了不算？

「這時天早風平浪靜，照著簡氏弟兄所說，一面安慰被害的人，分給衣物，一面和眾弟兄置酒慶功。我父子覺著艙底鐵門堅固，業已關閉，他們又無兵器，心膽已寒，暫時決不至於生出變故。雖然也派幾個弟兄防守，只覺簡氏兄弟不應這樣寬容，別的並未在意。

「大家連累了兩三日夜，全勝之後精神也有一點鬆懈，天剛入夜，先是簡氏弟兄推說力乏酒醉，要往小室中安歇。大約隔了個把時辰，忽聽信號傳來，知有變故，連忙趕去。原來那船太大，我們剛剛上去不知地理，雖有十來個防守弟兄，還是照顧不到，非但艙底門戶不止一處，並且還有機關暗鎖，竟被這伙惡賊偷偷逃出，準備分人趕往前面炮塔，一面去往他們庫裡盜取火器，出其不意將全船上人一齊殺死。

「不料早被簡氏弟兄防到，並還看清出入之路，伏在外面一條要道上面，一個見有人出便即點倒，一個在旁相助，可笑這三四十個笨賊竟會死去十之八九。剩下三四個主謀的人，還是簡氏弟兄見死屍太多，隨手丟了幾個在海內，方始警覺，想要逃走，如何能夠，當時擒將上來，由那兩個漢好做通事，問明罪狀，一同殺死，拋往海內，連漢好也一個不留。

「那兩個在旁防守的弟兄如非簡靜事前警告，令其去往後面戒備，把守另一出口，也非送命不可。第二日起來，將所有的財物和有用的東西一同運上小船，再留兩人將他火藥庫安上藥引，再由水裡追上小船走出兩三里，那條大船方始炸成粉碎，他兩弟兄隨即別去，一直多年未見，只不知年貌變了沒有。

「如其是他，正是方才所見窮漢一樣身材，也許昨夜船上所見是他兄弟，故此衣服不同。上下相隔頗遠，沒有看清他的面貌，身材卻正與他弟兄相同。如其是這兩位異人暗中跟來，聽說他和關中秦嶺諸俠交情極深，你兩弟兄照他所說走去，前途必有照應，也許不久還可見面，我們也不忙這半日光陰。我雖急於回家，路程早已算好，前半段也非這樣走法不可。就要趕路，也等分手之後，還是按照預計。」

沈、姜二人自無話說。四人走到偏僻無人之地便將腳步加急，途中也未停歇，也未發生事故，中途遇見幾個土豪的耳目，仗著桑老人眼亮，一看打扮便知來歷，早就設法避開，不與對面，一直趕到康前集土豪所開酒茶館中，方始入內打尖。因防被人看破，連乾糧路菜也未取出，各人要了一點尋常食物，打算吃完上路。

剛吃了個半飽，四人本知酒館來歷，見櫃台上坐著一個大胖子，生得一臉橫肉，一雙豬眼俗惡可憎，一望而知不是善良之輩。又當中午時分，吃客頗多，聽口氣都像是康家的同族子弟和他手下爪牙，外來的吃客極少，更無一個像是村中農人，越發小心。

為想早點上路，吃完就走，坐處離門不遠，正與櫃台斜對。四面門窗洞啟，加上往來的人均可看到。雅座在後半敞廳之內，當中隔著一道隔扇，裡面也有不少酒客，正在歡呼縱飲。旁邊好似還有一個後門可以出進。後窗臨河，河面頗寬，岸上凸出一塊空地，上面蓋著一個大涼亭，兩旁種著一些花樹，風景頗好。隔著半段窗隔，除右側兩間專備主人請客用的靜室而外，後面雅座也可看到一半。

姜飛方想，這樣一個村鎮，又不與官路相通，竟有這大一家酒館，哪來這許多吃客、忽聽腳步響動，由身側走過五六個鮮衣華服、腰掛兵器的壯漢，內中兩個過時朝著自己四人上下打量，對於沈鴻分外注目；業已走過，快到裡面，重又回顧看了兩眼，嘴裡還說了兩句，人聲嘈雜，也未聽清。

跟著便見裡面有幾人歡呼迎出，一同走進，店家爭先恐後正在忙亂，同時瞥見緊貼雅座隔扇一張小桌之上伏著一人，似已酒醉，面前杯盤狼藉，吃得頗多，衣服穿得極舊，滿堂酒客只此一人窮相，也無什人對他理會，彷彿哪裡見過神氣。

倘指盆子令看，是否途中所見窮漢，盆子答說：「不是，那人衣服比他更舊，肩上還補著兩塊，除身材差不多外，連鞋子衣服的顏色均不相同。這人穿得雖舊，比他乾淨得多。」

二人正談說間，忽聽老人低囑：「快些吃完好走。」面容已變。

盆子知道乃祖習慣，料有緊急事情發生，否則不會如此緊張。事前早就商定假裝土氣，問完價錢再吃，賬早算好，忙將備就的制錢取出，數了幾百放在桌上，互相故意動問了幾句，均說吃飽，並將剩下來的包子鍋盔放在錢搭裡，喊來酒保，腳剛跨出門外，便聽裡面雅座內一聲怪笑，回頭一看，前見那伙人業有三個口中喝罵縱將出來，滿堂酒客紛紛起立閃避，立時一陣大亂。